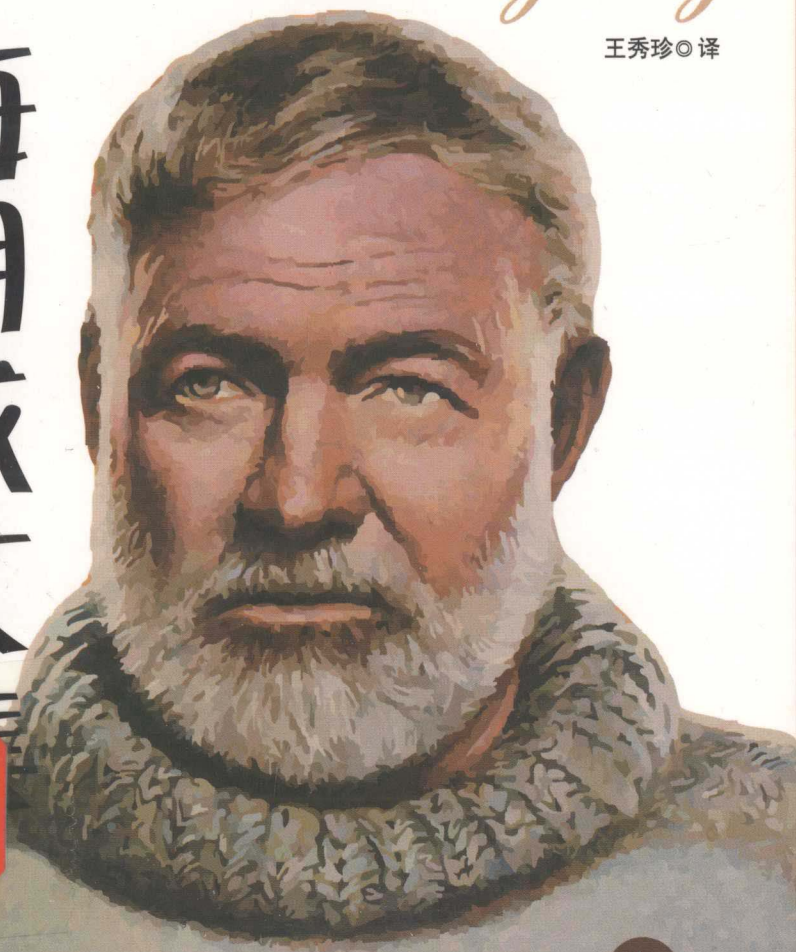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传记

Ernest Hemingway

王秀珍◎译

海明威文选



七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世界名人传记

海明威文集

(七)

王秀珍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海明威文集

译者:王秀珍

责任编辑:赵 岩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130062 电话:86012927)

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刷: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数:916 千字

印张:40

版次:2009 年 3 月第 2 版

印次:2009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0

书号:ISBN 978-7-5387-0894-3

定价:200.00 元(全 8 册)

目 录

老人与海	(1)
永别了,武器	(80)
伊甸园	(402)
钟为谁鸣	(644)

要离开那个轮子，他对自己说。他又要喝酒了，这是肯定的。但是你现在可不要再上那个轮子上。格兰特^①在内战的时候不也花许多时间去酗酒吗？他确实是。但我敢打赌，如果格兰特能够见到巴布罗，并和他作一番比较，他会气得大发雷霆的。格兰特也是吸雪茄的烟鬼，对了，他应该看看巴布罗抽烟，要完成他的肖像就差一根雪茄了，连抽带嚼。到哪儿去给巴布罗弄一枝雪茄呢？

“考虑得怎么样？”罗伯特·乔丹客气地问。

“很好。”巴布罗说。他用力地、装作很有见识地点点头。
“很好。”

“你想出什么点子了吗？”阿古斯汀问。他们正坐在那儿打牌。

“是的。”巴布罗说，“各式各样的点子。”

“你从哪里找到这些点子的？从酒钵子里面吗？”阿古斯汀用一种命令式的口气问。

“大概是吧，”巴布罗说，“谁知道！玛丽娅，再倒一钵酒来好吗？”

“皮酒囊里还许多好点子呢。”阿古斯汀转过脸去又去玩

① 格兰特[Grant, 1822—1885]，美国将军，曾当选为美国第十八任总统。

牌。“你为什么不爬进酒囊里面去找找呢？”

“不，”巴布罗用同样的口气说。“我要从这只钵子里找。”

他也不上那个轮子了。罗伯特·乔丹想。它一定是自己在那儿转。我想你也不能在这个轮子上待得时间过长。它也许是个要命的轮子。我很高兴，现在我们不再在那个轮子上了，我转了两次就已经转得头晕眼花了。但这是酒鬼和那些下流、残酷的家伙们喜欢的玩意儿。他们会在它上面一直转到死。它转上来，转下去，无休无止地转。让它转吧，他想。他们再也不能把我骗上去了。不，先生，格兰特将军，我已经告别那个轮子了。

皮拉皮在火炉旁边坐着，她把椅子转了个角度，这样她可以从两个玩牌人的肩膀上看过去。他们都背对着她，她在看他们的玩牌。

一种普通家庭式的生活气氛现在代替了性命攸关的紧张气氛。这真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罗伯特·乔丹想。这就是那个该死的轮子停止不转之后你得到的感觉。不过，我已经离开那个轮子了，他想。无论谁也不能再把我推上去了。

两天以前，我还不知道皮拉尔、巴布罗以及其他这些人在这生存着，他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个玛丽娅。我接受了高尔兹的命令，命令十分明确，并且看起来也容易完成。尽管执行中会有困难，会造成某种后果。炸桥之后，我想到战线那边，或者干脆待在这边。如果回去了，我想请假到马德里待上一段时间。在这场战争中谁也不能请假，但我相信，我可以得到两三天的假期。

到马德里后，我要买些书，在弗洛里达旅馆租间房子，洗

个热水澡，他想。得让服务员路易斯去给我买一瓶苦艾酒，如果他能找到曼特克里亚斯—莱昂内萨斯或格兰—比亚那边任何一个卖苦艾酒的地方。洗过热水澡，我就躺在床上看书，喝上两杯苦艾酒，然后，我到盖洛德旅馆去，看我是否能在那儿吃饭。他不愿到格兰—比亚吃饭，因为那儿伙食实在不好，并且必须准时去，否则可吃的东西就没有了。另外，那儿认识他的记者太多，他不愿意做那种勉强地使自己守口如瓶的事。他只愿意喝点苦艾酒，想聊天了就到盖洛德去，和卡尔科夫一块吃饭。他们那儿有好吃好喝和真正的啤酒。他们还可以探讨了解这场战争究竟进行得怎么样了。

他原来并不喜欢盖洛德，那是个俄国在马德里接管的旅馆。它太豪华了，里面的饭菜对于一座被包围的城市来说也实在是太好了。那里老于世故的谈吐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更是很不相称。但是我也是很容易腐化的，他想。况且经历了目前这种凶险，你为什么就不该也享受一点可以搞到的吃喝？而他最初听到的那些好像是老于世故的言谈，后来被证明简直令人难以相信。等这一次差事完成后，它可以成为盖洛德的谈话材料。是的，在这一切过去之后。

你能把玛丽娅带到盖洛德吗？不，你不能。但你可以把她留在旅馆，她可以洗热水澡，然后等着你从盖洛德回来。是的，你可以这样做。当你对卡尔科夫介绍过她的情况之后，你就可以带她去了。因为他们一定会感到好奇，想要见见她。

也许你根本就不会去盖洛德。你可以早早地在格兰—比亚吃饭，然后赶回弗洛里达。不过你清楚，你总要去盖洛德的，因为你想再去看看那里的一切。你想再吃一吃那里的饭

菜。你想在经历了现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之后，再看一看那里的安逸和奢华。然后你才回到佛罗里达。玛丽娅在那儿等你。肯定，当这一切过去之后。是的，等这一切过去之后。如果他做好这件差事，他会再到盖洛德吃上一顿的。

在盖洛德这个地方，你可以见到那些著名的工农出身的西班牙战斗指挥员。他们在运动前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都是战争开始以后从普通人中间涌现出来的军人。你会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讲俄语。数个月之前，这件事对他是一次幻想的破灭。他现在才开始懂得一些世故了。可是当他弄清事情的原委，他就觉得一切都很正常了。他们过去确实是农民和工人，他们都是一九三四年革命中的积极分子，革命失败后被迫逃离祖国去了俄国。在那里，他们被送到军事学院和列宁学院学习。第三国际供养他们，这样就为下一次斗争积蓄了力量，受到了作为军事指挥员所需要的教育。

第三国际在那里培养了他们。在革命中，你不能够绝对信任那些帮助你的外来人，同时，也不能让他们了解超出允许范围的实情。他已经明白了这点。如果一件事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那么撒谎也就不是一个问题了。谎言已经够多的了。起初他不喜欢谎话，他恨这些谎话，后来也逐渐习惯了。这部分地是由于他也成了局内人。显然这仍然是一种堕落。

在盖洛德，你结识了巴伦廷·贡萨雷斯，他也叫埃尔·坎佩西诺或者“农民”。其实他根本就不是农民，他原来是西班牙国际军团的一名中士，他从军团逃跑出来后和阿夫德·埃尔·克里木打过仗，这也是正常的事。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在这场战争中，需要赶快培养一批“农民”领袖，而真正的农民

领袖恐怕一定像巴布罗那样。你不能坐等一个真正的农民领袖自己的到来。即使等到了，他们也一定具有过多的农民特点，所以你不得不制造一个。这一点，他从坎佩西诺身上有所察觉。坎佩西诺有着一部黑胡子，黑人似的厚嘴唇和一双热情的、总爱盯着人看的眼睛。他想，他完全可以像一个真正的农民领袖一样，制造出很多麻烦事来。他上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好像已经相信了别人对他的宣传，认为他确实是农民。他是个勇敢而顽强的人，世界上恐怕再没有比他再勇敢的人了。可是上帝，他那样爱讲话，他高兴的时候，什么都讲，而且不管他轻率的言论会产生什么后果。实际上，这种不良后果已经够多的了。他在几乎全军覆没时表现了作为一个旅长的了不起的才干。他从来就不懂得在什么情况下就算他失败了，但是一旦这种情况真的出现了，他就会起来拚命，决一死战。

在盖洛德，你还能看见纯朴的石匠恩里克·利斯特尔。他是加里西亚^①人，他现在指挥一个师。他也讲俄语。你还可能碰见细木工胡安·莫德斯托。他是安达露西亚人，刚被任命为军团主要负责人。他在圣玛丽亚的普埃尔托从来没有学过俄语。当然，如果那里有一所能让细木工们学习语言的学校，他本来是可以学会的。他在青年士兵中最受俄国人的信任，因为他是个真正的党员。他们用美国腔骄傲地称他为“百分之一的共产党员”。他比利斯特尔和埃尔·坎佩西诺要聪明很多。

可以肯定地说，盖洛德是一个你可用来完成你的教育的

^① 西班牙西北部一个省。

地方。正是在这儿，学习代替了你对事物的想像，你认识到了事物实际上是怎样的。他刚刚开始受教育，他想。他不知道这种教育他还得接受多久。盖洛德很好，很完善，正是他需要的地方。最初，当他还受那些胡说八道的迷惑的时候，这地方确实曾让他震惊。可是现在，他已经学到了够用的东西，他已经理解了欺骗的必要性了。他在盖洛德的学习促使他更加相信他以前认为是真实的那些东西。在战争中总要说谎。可是利斯特尔、莫德斯托和埃尔·坎佩西诺的真实情况远比那些谎言和传说好。得了，将来总有一天，他们会把真情对每一个人都说出来。与此同时，他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盖洛德向他提供真情。

是的，这就是他到了马德里之后，等他买了书，洗了澡，喝了苦艾酒，再读一会儿书之后，要去的地方。不但这是玛丽娅在他生活中出现之前的计划。好了，他们会租两个房间，她可以在他出去的时候做她喜欢的事，等着他从盖洛德回来。她在崇山峻岭中已经等他这样长时间了，她可以在弗洛里达旅馆再等他一小会儿。他们可以在马德里住三天。三天可不是个短的时间。他可以带她到歌剧院去看马科斯兄弟。他们已经演了三个月了，再演三个月当然也不错。她一定能喜欢歌剧里的马科斯兄弟的滑稽表演，他想，她一定会喜欢。

从盖洛德来到这个山洞里够遥远的。不对，那并不远，远的是从这个山洞到盖洛德。最早是卡士金把他带到那儿的。那时他并不喜欢它。卡士金说他应该见见卡尔科夫，卡尔科夫愿意了解美国人。因为他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洛卜·德·维迦最忠实的崇拜者了。他认为《羊泉村》是写得最好的剧本

了。也许是这样，不过，罗伯特·乔丹并不这样认为。

他喜欢卡尔科夫，但不喜欢他那个地方。卡尔科夫在他见过的人中是最聪明的。他穿着黑色的马靴，灰色的马裤，灰色的短上衣，手脚都很小巧，脸和身体有点虚胖。牙齿不好，一说话就喷唾沫星子。罗伯特·乔丹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他有点滑稽可笑，但他比他见过的所有其他人都更有头脑，更具内心的高贵矜持和外表的粗鲁幽默。

看起来，盖洛德本身有点过于奢华和腐化。可是为什么统治世界上六分之一的大国的代表不能过得舒服一点呢？是的，他们拥有这些东西。罗伯特·乔丹开始时对这一切反感，后来接受了，并且欣赏起来。卡士金用自己的行动说明了他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卡尔科夫开始时看上去过分彬彬有礼，可到后来，当罗伯特·乔丹不再假装成英雄，讲了一个非常可笑，污秽得有损他自己声誉的故事之后，卡尔科夫一反彬彬有礼的姿态而变得粗鲁起来，又由粗鲁变为粗野，他们就是这样成了好朋友。

卡士金在那里一直不很顺心。他显然是出了什么事情，他来到西班牙似乎是为了赎清这些过失。他们不向他说明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现在他死了，他们或许会告诉他的。不管怎么说，他和卡尔科夫成了好朋友。他和卡尔科夫的妻子，那个令人无法相信瘦弱的、修长的、黝黑的、可爱而有神经质的、克己奉公的、从不抱怨的女人和那个身材瘦削，不修边幅，斑白颜色头发剪得很短的女人也成了朋友。她在一个坦克兵团当翻译。他也是卡尔科夫的情妇的朋友。她长了一对猫眼睛，金红色的头发，（有时候偏红，有时候偏黄，这要看头发式

样而定。)她总是懒洋洋的样子。富于肉感,她有傻气的,野心勃勃的和绝对忠诚的意念。这位情妇喜欢议论是非,爱好定期的,有节制的性生活,并且看起来,似乎仅仅是为了让卡尔科夫高兴。卡尔科夫好像除了在坦克兵团工作的妻子以外,在别的某个地方还有一个妻子,也许是两个。但是谁也能肯定这一点。罗伯特·乔丹既喜欢他认识的这位妻子,也喜欢他那位情妇。他想,如果他认识她,如果确实实有那么另外一个妻子,他可能还会喜欢她的,——卡尔科夫对女人的口味不错。

盖各德楼下马路两旁站着岗,岗哨的枪上上着刺刀。今天夜晚在被包围的马德里,这里将是最欢乐、最舒适的地方。他希望今夜是在那里度过而不是在这里。尽管现在这里也平安无事。他们已经不再旋转那个轮子了。雪也停了。

他愿意把玛丽娅带去让卡尔科夫瞧瞧。可是如果不受到邀请他是不能把她带去的。他还得先看看干完这件差事以后,他们将怎样对待他。这次进攻之后,高尔兹将到那儿去。如果干得好,他们会从他那儿听到的。高尔兹也会拿玛丽娅的事儿开他的玩笑因为他以前向他说过他是不同姑娘来往的。

他从巴布罗面前的钵里舀了一杯酒。“蒙您允许。”他说。

巴布罗点一点头。我猜他在专心研究他的军事呢,罗伯特·乔丹心里想。他不从大炮口上寻找虚名,而是从那只钵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要了解,这个坏种只要愿意,是可以成功地管好这伙人的。看着巴布罗他心里头想,如果是美国内战的时候,他能是个什么样的游击队长。这种人一定

不少,他想。只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不多。当然不是昆特里斯^①,或者莫斯比^②,或者他祖父那种人,而是一种小人物,那种在丛林里战斗的游击队员。谈到喝酒,你真相信格兰特是个醉鬼吗?祖父总说他是。说他每天一到下午四点就要醉那么一会儿。在占领维克斯堡^③之前,就在围攻的时候,他竟然整整醉了两天。可是祖父又说,他不管喝多少酒,行动都很正常,只是有时难于把他叫醒。只要你能把他叫醒了,他就是正常的。

不过在这次战争中,两方面都没有类似格兰特,雪曼^④或者“石城”杰克逊^⑤这种人。没有。甚至连杰布·斯图亚特^⑥这种人也没有,连谢里登^⑦这样的人也没有,而像麦克莱伦^⑧这样的人倒是不少。法西斯的阵营那边有的是麦克莱伦那样的人物,我们至少也有三个。

在这次战争中,他当然也没发现什么军事天才,一个也没有,哪怕是与天才相类似的人物也一个没有。克莱维尔,卢卡兹和汉斯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和国际纵队一起,把他们份内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后来,一位戴眼镜的秃脑袋的,那位自负,像猫头鹰一样愚蠢的、不善言谈、像公牛一样有勇无谋

① 昆特里斯[Quantrills William Clarke, 1837—1865],美国一游击队首领。

② 莫斯比[John Mosby, 1833—1916]美国律师、军人。

③ 维克斯堡[Vicksburg],美国密西西比河边的一个城市。

④ 雪曼[Sherman, 1721—1793],美国政治家,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

⑤ “石城”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 1824—1863],美国将军。

⑥ 杰布·斯图亚特[Jeb Stuart, 1833—1864],美国将军。

⑦ 谢里登[Sheridan Philip, 1831—1888],美国将军。

⑧ 麦克莱伦[McClellans, 1826—1882],美国将军。

的、给吹得神乎其神的马德里保卫者米亚哈，他十分嫉妒克莱波在人群中的影响，迫使俄国人解除了指挥官克莱维尔的职务，并让他去了巴伦西亚。克莱波是一名优秀战士，但是他能力有限，还有他对自己的职务也谈论得太多了。高尔兹是个好将军，优秀战士，但他们一直把他放在次要的地位，而且从来不让他放手工作。这一次进攻是到目前为止他施展才能的最好机会。罗伯特·乔丹不大喜欢自己听到的关于这次进攻的种种舆论。还有高尔，那个匈牙利人。如果你在盖洛德听到的关于他的传闻那怕只有一半是真的，他也就该枪毙了。即使你能相信百分之十，也够了，罗伯特·乔丹想。

他希望参加他们在瓜达拉哈拉^①那边打击意大利人的战斗。可惜他那时候到埃斯特勒马杜拉去了。两周前的一个晚上，在盖洛德，汉斯给他讲了那次战斗的情况，那简直使他身临其境。有一阵，当意大利人突破特里胡埃克附近的防线，他们简直要一败涂地了。如果从托里哈到布里韦加的公路被切断，第十二旅就被拦腰切断了。“但我们知道他们是意大利人。”汉斯说。“我们就试图进行一次假演习。谁也没有理由想这是对付其它军队的。但是我们成功了。”

汉斯指着军用地图对他详细讲了那次战争的情形。汉斯始终把那些地图装在图袋里随身带着，似乎对那一次奇迹仍然赞叹不已，喜不自禁。汉斯是个好战士，也是个好伙伴。汉斯对他说，利斯特尔带领的，莫德斯托带领以及坎佩西诺的西班牙部队在这次战斗中都表现很好。这应归功于他们的领

^① 马德里东北城市。

导人,也应归功于他们能够执行纪律。但是利斯特尔、坎佩西诺和莫德斯托的许多军事行动都是由俄国顾问决定的。就像学习飞行的学生一样,使用双重操纵。不论什么时候出了错都可改为飞行员亲自操纵。今年一年将能表明他们学会了多少,学习得怎样。再过些时候就没有双重操纵了。那时候我们就要看一看他们自己将怎样领导这些师,这些个军团的。

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都注重纪律。他们执行了纪律,便造就了一支好的队伍。利斯特尔执行起纪律来可有点杀气腾腾的。他是一个狂热分子,他具有完备的西班牙性格,那就是缺少对生命应有的尊重。自从鞑靼人第一次侵略西方以来,很少有一支军队像他统领的军队那样,为了一点小事就处决士兵。但是他知道怎样把一个师造成一个战斗的集体。坚守住阵地是一回事,而夺取一个阵地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与在战场上调动野战部队比较更是很不相同的两码事。罗伯特·乔丹坐在桌子旁边这样想着。从自己目前看到的情形,真不知道一旦这种双重操纵没有了,利斯特尔将是怎样一种情况。不过,也许他们不会走,他想。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会不会走,会不会强化他们的努力。也不知道俄国人在整个事态中到底保持什么立场。盖洛德是可以了解到这一切的场所。是的,在盖洛德我可以了解到许多自己需要的东西。

有一段时间他曾经认为,盖洛德对于他并不是个什么好地方。同首都委拉斯开兹 63 号,即现在成了国际纵队司令部的马德里宫的那种清教徒式的、虔诚的宗教般的共产主义恰恰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待在委拉斯开兹 63 号,你就像是一个恪守宗教清规戒律的教徒。在盖洛德,你的感觉和你在被

打散编成新支队以前的第五团司令部的感觉真有天地之别。

在这两个地方你都觉得你是参加了十字军^①远征。这是形容这件事唯一合适的字眼，显然这是用得陈旧了的字眼。虽然在这些地方有官僚主义，办事不力以及党内派系斗争，但你还是可以感觉到你希望中的某些事情，这些是你在和他们的第一次接触中所不能体会到的。这是一种感觉到你在为世界上被压迫人民英勇献身的感情。这种感情就如同宗教信仰常常是难于用语言来表达的一样。然而它确实存在，就如同你听到巴赫^②的乐曲，或者站在查尔特雷斯大教堂面前，站莱昂大教堂面前，看见从那巨大的窗口透出明亮的灯光。或者如同你在普拉多美术馆看见曼坦那^③、格列柯^④和勃鲁盖尔^⑤的作品一样，它们使你相信你的精神有了一个可靠的依托，使你相信你和参加了这一共同事业的人们之间有一种兄弟般的关系。这种感情是你从未经历过的，但你现在经历了它，你把它看得非常重要。为了这一切，你把死也看得无所谓了，死只不过是为了完成使命而应当避免的。不过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你能够为这种感情做点事，这是必要的，因为你能够去战斗。

所以你在战斗，他想。在战斗中，对于那些剩下来的幸存者，对于那些立过战功的人，很快就不会再有这种纯真的感情

① 十字军是十一世纪末由罗马教皇发动的侵略东方的宗教战争。

② 巴赫[Bach 1685—1750]，德国作曲家，音乐家。

③ 曼坦那[Mantegna, 1431—1506]，意大利画家、雕塑家。

④ 格列柯[Greco El, 1544—1614]，西班牙画家。

⑤ 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 1525—1569]，尼德兰画家。

了。在经历了最初的六个月之后，这种感情是更不会再有了。

坚守阵地或者保卫一座城市，是你在战争中能够体会到前一种感情的部分。在谢拉^①发生的那场战斗就属于这一部分。他们是怀有革命同志间真诚的情谊参加那场战斗的。在那决战斗中，当第一次遇到需要强迫执行命令的问题时，他是同意和理解的。在炮火的轰击下，人们胆怯了，到处乱跑。他亲眼看到他们被枪毙，躺在路旁腐烂发臭。人们除了把他们的值钱东西和枪支弹药拿走以外，并不想更多打扰他们。拿走他们的枪支弹药，脱掉他们的靴子和皮衣，当然是对的。拿走他们的值钱的东西则是因为讲求实际，避免无政府主义者得到这些东西。

那些当逃兵的人被枪毙看来是公平、正确的，也需要这样。这样做毫无过错。他们的逃跑是一种自私行为。法西斯进攻我们，我们把他们拦在瓜达拉马山坡上那些灰色的岩石，矮小的杉林和峡谷之中。后来敌人的炮兵部队调来了，我们在飞机轰炸和炮火袭击之下，一直在公路上坚守。等到天黑，那些活着的同志又发起反攻，打退了他们。后来，敌人想从左翼进攻，他们从岩石和树木间爬了过来。我们坚守在一所疗养院里，从窗户和屋顶上向敌人射击，虽然他们已经从两面包抄过来。我们知道已经被敌人包围，但是还坚持着，直到反攻的队伍又一次把他们从公路上清除掉。

在那一次战斗中，在那因为恐惧而唇干舌燥的时候，在炮弹爆炸的呼啸和闪光中，在烟尘滚滚，一堵墙突然倒下来的时

① 西班牙中部的一个省。